

中国小说史漫稿

ZHONGGUOXIAOSHUSHIMANGAO

○ 李 悔 吾 著

○ 湖北教育出版社

提
尽
的
明
五
大
的
创
分
、
革
勾
品
翔
性
论

中国小说史漫稿

○ 湖北教育出版社

○ 李 悔 吾 著

中国小说史漫稿

李 悔 吾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5印张 5插页 421 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 000

ISBN 7—5351—0842—3/I·33

定价：（简精）7.8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小说的萌芽期	
——神话、寓言、散文、宗教迷信与传说中的小说艺术因素	12
第二章 中国小说的童年期	
——志人与志怪小说	28
第三章 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期	
——唐人小说	48
第四章 文言短篇小说的延续与发展	
——宋、元、明、清的文言短篇小说	96
第五章 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	
——聊斋志异	126
第六章 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宋元话本	159
第七章 话本、拟话本的结集	
——“三言”、“二拍”及其他	180
第八章 长篇历史小说的典范	
——三国演义	202
第九章 长篇英雄传奇的典范	
——水浒传	244
第十章 长篇神魔小说的典范	

	——西游记.....	288
第十一章	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	
	——金瓶梅.....	324
第十二章	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	364
第十三章	长篇小说创作艺术的高峰	
	——红楼梦.....	387
第十四章	长篇小说的繁荣期	
	——明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的长篇小说.....	470
第十五章	中国小说的变革期	
	——晚清小说.....	543
后记.....		577
附. 主要参考书目		579

绪 论

中国古代小说，晚熟于诗歌、散文，略早于戏曲。小说拥有的读者最多，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情操也最大；可是在封建社会里，却长期受到封建正统文人的鄙视。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封建正统文人“每誉其卑下”的歧视眼光中发展繁荣起来的。这也是一种“逆反”。

中国古代小说，起于何时，源于何书？古今治小说者言之甚多。然见仁见智，尚无共识。窃以为这一问题虽值得探究，然不应拘泥于一时一书，因为小说在叙写技法上，虽不似戏剧那样要求各种文学艺术的高度融合，但较之诗歌、散文，要求更多更高，非一时所能形成，更非一书所能标志，只宜概乎言之。

我把先秦、两汉，看作小说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基于我并不认为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已产生了符合小说文体基本条件的小说作品。就实际情况而论，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都孕育着小说艺术因素，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露出小说的童年时期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别的端倪。我的这一观点，是1979年公开提出的（见《莽流》1979年第7期拙作《中国小说的萌芽》，并为学术界同仁所采用（如萧欣桥《古代短篇小说选析》“前言”。198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有儿部古代短篇小说选选入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的

一些篇章,把它们作为小说作品;这些篇章,生动形象,颇有小说意味,不妨把它们作小说来读,但它们毕竟不是小说。把“类似”的当成“真正”的,不免模糊历史散文与小说的界限。诚然,早期的小说与历史传记难以截然划分,因此这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从后汉至唐代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的初步形成时期。所谓“童年”,意味着这一时期被大家称为的小说作品,已粗具小说的规模,大体符合小说的基本条件,但同时又是不成熟的。鲁迅先生把唐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小说”,是很有见地的。我体会,鲁迅所谓的“古小说”,是为了与唐人小说和唐以后的小说加以区别,因为唐人小说是公认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完全成熟的标志,而“粗陈梗概”的六朝小说,显然是不成熟的。可以认为,“童年期”与“古小说”两者的含义,是相似的,至少是相通的。

这一时期的小说有一共同的特点,即强调一个“实”字。这个“实”,不是艺术的真实,而是事物的“真实”。不大作“幻设语”。作者所写的,是作者相信实际存在的,因此,作品大都是“传录”性质。就志怪小说而论,不是如后来的作者借非人类的故事来反映人间的事,而是相信“阴阳殊途,人鬼乃皆实有。”从根本上讲,作者还不知怎样做小说,更非“有意为小说”。这种带有原型状态的小说,也表现了童年时期的特点。

童年期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两大类别的兴起,既与时代文化氛围和社会习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萌芽期所孕育的倾向的发展的必然。对尔后文言短篇小说的分流发展奠定了基础,甚至对某些长篇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鲁迅语)从中国小说发展史

的角度来观察，唐人小说是一次质的飞跃。明代胡应麟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所谓“幻设”、“作意”，可理解为有意识地进行虚构和创造。鲁迅说的更精到：

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章）

小说的作者由“传录”到“作意”、“幻设”、“有意为小说”，作品从“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到“篇幅曼长”、“叙述婉转”，正标志着小说文体的正式形成和创作上的完全成熟。

唐人小说，仅《太平广记》一书收录的单篇就有四十余篇，专集四十余部，约在千篇以上，大体分为两类：一为传奇，一为志怪。多年来学术界习用“唐传奇”一词来概括唐人小说，事实上，“传奇”只是唐人小说的一部分，不能概括全部。胡应麟在划分唐人小说的类别时，将传奇与志怪各自列为一类，而在传奇类中，不包括《柳毅传》等志怪之作。汪辟疆先生校录的唐人小说选，定名为《唐人小说》，似有他的看法。为避免混淆，以称“唐人小说”为宜。

唐人小说繁荣发达的原因，除对童年期小说创作经验的继承发展外，与当时政治比较昌明，经济、文化发达以及科举“行卷”、“温卷”之风有直接的关系。

小说发展到宋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话本的产生。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宋以前的小说史，从宋代开始，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短篇小说仍沿着它的轨迹发展。这样，中国小说史自此由文言、白话两条线索

交互发展，它们既有各自的特点，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高潮迭起，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地位越来越高。

为了论述的方便，还是紧接唐人小说将文言短篇小说这一条线说完。

宋代言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这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

宋代的传奇小说，远不如唐传奇小说的成就，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中分析了它的原因：

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

鲁迅的分析是中肯的。证诸作品，宋代传奇，多写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秦醇的《谭意歌传》、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

宋人笔记特多，是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其中不少为小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的笔记，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闻，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

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人录》等。

宋代言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

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宋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不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的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氏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等的文集中，亦间有若干小说名篇。

从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都是追踪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语），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意或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聊斋自志》有云：

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聊斋志异》一出，仿作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其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禛《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铎》、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以后，同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夜雨秋灯录》等，鲁迅评后几种

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茗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仿《聊斋》之盛况。

《聊斋志异》风行百余年之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陆续问世。纪昀对《聊斋》颇有微词，认为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譬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

鲁迅对《阅微》评价甚高，说它“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术价值高于文学价值。

《阅微》问世之后，仿作亦不少。清人笔记更是盛况空前。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占的比重最大。但笔记中并非全是小说，而笔记的作者多非有意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于我们鉴别与整理。

现在得把话题拉到宋代，续谈白话小说形成、发展和演变方面的情况。

宋人话本的产生，在小说史上带有革命的性质。其积极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一、由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二、作品描写的对象由表现封建士子为主而转向平民，尤其是市民，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随之发生了变化；三、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基础。所以鲁迅说：宋人话本的兴起，“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就是讲故事。作为一种伎艺，起于唐而盛于宋，究其渊源则是很久远的。唐以前的

“说话”活动，只限于士大夫之间，多半是供统治者娱乐消遣。到了唐代，“说话”作为一种伎艺，有向“市民文学”发展的趋势。而唐人的文言小说、变文等，不论内容和形式，对话本都有影响。

宋代的“说话”，十分发达，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肆，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化的“说话人”，还有编写话本的团体，有“说话人”的行会。“说话人”有专业上的分工，叫做“家数”；在“家数”中，影响最大者是“小说”与“讲史”二家，尤其是“小说”这一家。

从“说话”到话本小说，有一个演变过程。初期，作为“说话人”的底本的话本，不是供人阅读，而是为了便于师徒传授和讲给人听的；编写话本，不是出于文学的目的，而是由于职业的需要。随着市民对文化要求的提高和印刷事业的发达，供“说话人”用的底本——话本逐渐被加工润色、印刷流传，供人阅读玩味了。话本一经公开流传，白话小说也就随之诞生了。从此，也使说话这种伎艺和话本在一定意义上分了家。

宋元时代，话本都是单篇流传，多出自民间艺人之手，流传于市井之间，几乎无一署名，致使不少作品至今弄不清写作的具体时代，尤其是宋元两代更难分辨。因此，治小说者只好把它们归在一起，叫做“宋元话本”。宋元话本流传到今天的究竟有多少？迄今无精确统计，当代学者认为，小说话本共六十七篇，其中以宋代居多。“讲史”（又称“平话”）话本多出自元代，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六载，共有二十六种，惜多已失传，今存只《新编五代史平话》、《全相平话五种》、《大宋宣和遗事》和“讲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数种。但“讲史”、“讲经”话本只是近似小说而并非小说，只是对章回小说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宋代“说话”伎艺的勃兴，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畸形繁荣有着

密切的关系，这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和《武林旧事》诸种笔记可以清楚地得到说明。

明代，是白话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就白话短篇小说而言，明人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一是加工润色宋、元、明三代艺术上有缺陷的话本，二是搜集整理话本小说集，三是创作了大量的拟话本。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万历以后，尤其是南方，都市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形成，士大夫生活日趋放诞，因而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楸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清平山堂话本》原分六集，共收话本六十篇，总名《六十家小说》。今仅存二十七篇。书中多宋元旧作，未加润饰。少数为明人作品。“三言”共收白话小说一百二十篇。其中有经冯梦龙加工润色的话本，也有他创作的拟话本，以明代作品居多。“二拍”则全是凌濛初创作的拟话本。

冯梦龙是一位“全能”通俗文学家，对通俗小说理论也有卓越的见解。他编的“三言”，佳作颇多，题材广阔，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艺术上多所创造。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明话本的突出成就。

“二拍”是与“三言”同时的最早的拟话本集，共收作品八十篇，其中相重一篇，一篇为杂剧，实收拟话本七十八篇。凌濛初的思想远不及冯梦龙进步，书中糟粕较“三言”严重得多。但在艺术上“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孙楷第语）。

清初“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中精选出四十篇作品，定名为《今古奇观》，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赖此书得以了解明代白话小说的基本状况，这个选集在广大群众中产生

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出现了拟话本创作热潮，集子有四十余部。它们的思想与艺术虽不及“三言”“二拍”，但去粗取精，也还有些作品可供一读，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亭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代乾嘉以降，考据之风盛行，士大夫不热衷于小说，直到清末，这种现象才发生变化，小说又得到蓬勃地发展。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中国小说史以短篇小说为主转入以长篇小说为主的新时期。虽然短篇文言、白话小说一直在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并且时有佳作，时有高潮，但总体说来，其成就与规模都无法与长篇小说相比拟。“四大奇书”在所属的各类题材的小说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既是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的大著，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成功的长篇小说。它们各自开创了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

“四大奇书”的巨大成就，深刻地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至形成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系列：《三国》系列，《水浒》系列，《西游》系列，《金瓶梅》系列。“四大奇书”不仅影响着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文化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巨大的潜移默化之力，是难以估量的。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把长篇小说的创作再一次推向高潮。

在《儒林外史》面世之前，小说史上虽不乏讽刺之作，但没有

一部称得上讽刺小说的样板，所以鲁迅对《儒林外史》的好语特多：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个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着鲁迅的杂文。

至于《红楼梦》的成就和影响，似不需用多的语言来表述了。不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是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上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中的名著。它的巨大成就，可视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光辉总结。如果说，《三国》、《水浒》、《西游》在民间影响最大，而《儒林》、《红楼》的影响则在士大夫之间。尤其是《红楼梦》，读与讲早在士大夫中成为一种习尚和时髦：“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说明清代知识阶层中不仅有一股“《红楼梦》热”，而且把是否通晓《红楼梦》当成衡量一个人学识高低的标准。在《红楼梦》尚未面世时，就有人评点，两百多年来，评论者比肩接踵，续作汗牛充栋，其研究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仅有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已形成一种学派——“红学”，而今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红楼梦》以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呈低谷状态。到了晚清，小说才又繁荣起来，这也是出于时代的原因。

晚清小说的繁荣，是时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清廷极端腐败，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小说理论的高度发达；众多杂志的创办；印刷事业的发达等，都有利于小说的创作。

据近人粗略统计，晚清长篇小说当在一千种以上。“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中，仅李伯元、吴趼人二人就

创作了长篇小说数十种。晚清小说不论内容还是技法上，都有许多新的因素，体现了变革时期的特点。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阿英先生贡献最大，魏绍昌先生也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但总体说来，较之明代和清代前期小说的研究，显得薄弱了一些，评价也偏低了一些，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说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两种短篇小说双线发展；明代开始，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

第一章 中国小说的萌芽期

——神话、寓言、散文、宗教迷信与 传说中的小说艺术因素

一、小说的概念

小说,作为较严格的文体概念,是明清以后才形成的。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有四:一是相对完整的情节,二是有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三是以代言体为主,四是有合理的虚构。只有具备这些要素,才能与叙事文学中的各种文体区别开来。中国古代小说,经过漫长的道路,直到唐代才发展成真正的具备了以上要素的小说文体。

小说的创作,较之诗歌、散文,相对而言,要复杂一些。人类有了文字,就有了诗歌、散文,甚至可以说,人类有了语言,就有了口头上的诗歌、散文;而小说,则是在散文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并不断积累小说艺术因素才得以形成的。这就是说,小说文体的形成,比诗歌、散文要晚;而小说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分占一席之地,进而与诗歌、散文并驾,那就更晚了。

同其他各种文学样式乃至各种事物的发展一样,小说文体有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小说观念去衡量历史上任何一个